

奥尼尔文集（全六册） 4

目 次

悲悼三部曲	荒 芜译(1)
归家	(3)
猎	(65)
崇	(123)
无穷的岁月	汪义群译(177)
啊,荒野!	汪义群译(260)
诗人的气质	郭继德译(385)

悲悼三部曲

场 景

除了第二部的一幕外，三部曲所发生的地点是在新英格兰的一个滨海小市镇的近郊，孟南住宅的内外。

有一个特设的幕，表现出从街道望过去的孟宅的景象。就从街道上，人们在头一幕里走到住宅的外面，在次一幕里便走进住宅，每部戏里都是如此。

这个特设的幕呈现一片宽敞的地面，约有三十亩——围绕着住宅，背景是一个树木蓊郁的山岭，右边和背后是果园，左边是一个大花园和一个花房。

前面沿街有一行刺槐和榆树。这一片产业是用一道白色的桩栏和一道高篱笆围起来的。一条车道弯弯曲曲地从两个白色的圆门通到住宅。宅右角边上是一丛松树。再向前，沿着车道是枫树和刺槐。宅左角边上是一大丛各色的丁香花。

宅身是建在一个坡上的，离街约三百英尺。是一所盛行于十九世纪前期的希腊庙宇式的大建筑。白色的木制的门廊，带有六根高柱子，跟住宅本身的石雕的灰墙，适成对照。二楼有五个窗户，楼下有四个窗户，主要的入口在正中间，那是一个带有方形的门顶窗和壁窗的门道，夹在两旁的两根廊柱之间。窗户

上的百叶窗漆的是深绿色。门道前面有一列四级的台阶，从地面通到门廊。

三部曲的时间是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六年的春天或夏天。

归 家

(三部曲之一)

人 物

准将艾斯拉·孟南

克莉斯丁 艾之妻

莱维妮亚 艾与克的女儿

亚当姆·卜兰特 “飞艇号”快船的船长

上尉彼得·赖尔斯 美军炮兵军官

海丝儿·赖尔斯 彼得的妹妹

萨斯·柏克威士

亚麦斯·爱梅士

露易莎 亚之妻

米妮 露易莎的表妹

幕 次

第一幕

孟南家的内部，地点是新英格兰，时间为一八六五年四月。

第二幕

孟宅内艾斯拉·孟南的书房，时间紧接第一幕。

第三幕

和第一幕一样，孟宅内部，时间是一星期后的一个晚上。

第四幕

孟宅的一间卧室，时间是同一个晚上的夜里。

第一幕

一八六五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孟南住宅的内部。前面是车道，从临街的两个进口起一直通到屋子跟前。车道的后方，白色的希腊庙宇式的门廊以及六根高高的柱子横列在舞台上。屋子右角前面，车道边的草地上有一棵松树。树干是一个黑色的圆柱体和门廊的白色柱子成为强烈的对照。左前方，车道旁边有一丛密密的紫丁香和山梅花。花丛前面的草地上放了一个长凳，坐在长凳上的人一部分给花丛遮住了，从屋子前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

日落前不久，落日的柔光直接照在屋子上面，在白色的走廊和后面的灰色的石头墙上闪烁成一种有光彩的薄雾，加强了圆柱的白色，墙壁的暗灰色，开着的百叶窗的绿色，草地和花丛的绿色，松树的墨绿色。白色的圆柱在它们后面的灰墙上投了一条条的黑影。下层的窗户把太阳光反映成一种可恨的炫光。那门廊就像是为了遮掩屋子的暗灰色的丑恶而钉在屋子上的一个不相称的白面具。

远处，在市镇那方面，乐队正在奏《约翰·勃朗的尸体》。顺着一阵阵的轻风，乐声有时很响，风息的时候，随又低沉得模糊起来。

在左后方，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唱着《申纳杜》——这支歌比任何别的歌曲更含蓄着大海的深沉的节奏。声音越来越近。那是一种细弱而又苍老的声音，过去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男中音的嗓子。

哦，申纳杜，我的滚滚的河流，

我想听见你的响声。

哦，申纳杜，我无法走近你，

我远远地走过了宽阔的密苏里。

歌者萨斯·柏克威士从房子的拐角处走进时，唱完了最后一句。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亚麦斯·爱梅士，他的妻子露易莎和她的表妹米妮。

萨斯·柏克威士是孟南家的花匠兼打杂，他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白发白须，高高的，骨瘦如柴，削肩，由于风湿，关节硬化，但仍然健康。他有一张瘦削的面孔，在静息时，给人一种奇异的印象，像一具真实的面罩。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阴森的表情，可是他的锐利的小眼睛，仍旧带着机智的东张西望的热力，窥探着生活，而他的松弛的嘴强烈地暗示着下流的幽默。他穿着有泥痕的工作服。

亚麦斯·爱梅士的职业是木匠，现在正在休假，他跟他的妻子和妻子的表妹一样，穿着最体面的衣服。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在性格上，他是那种闲话多多的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因为在他看来，飞长流短是最能取悦于他的听众的话题罢了。

他的妻子露易莎，年龄和他相仿佛，比他更高更粗，同样地也是那种飞长流短类型的人，她的舌头都被刻毒话磨尖了。

露易莎的表妹米妮是一位四十岁的胖女人，是那种温顺的爱听闲话的人，圆圆的小脸，圆圆的楞眼睛，圆圆的小嘴鼓了出来专门吸取闲话。

后面的三个人，与其说是三个人，不如说是市民的各种类型，是代表市镇的一帮人前来观察和打听富有的而又离群索居的孟南家的人们的。

萨斯领着他们走到紫丁香花丛跟前，他们站在那里注视着房子。萨斯带着老年人爱开玩笑的心境，想在米妮跟前摆弄一番。

他的歌是专为她唱的。他用肘触触她，嬉笑。

萨斯 一个老头子能唱得那样，不坏吧？我一向是以唱小调儿出名的。（看见米妮不注意他，却正在张口瞪目地瞅着房子，他便转身对着亚麦斯——兴高采烈地）爱梅士，如果那个消息是真的，那么今儿晚上镇上的人，谁都会喝得烂醉的！庆祝一下是我们的爱国责任哩！

亚麦斯 （嬉笑）的确，我们应该庆祝的！

露易莎 投降也罢，不投降也罢，今儿晚上，你可不能把爱梅士灌醉了！老不死的，你才真是个老不死的哩！

萨斯 （高兴了）一点也不老！我才七十五岁！我的老爸爸活到九十岁！酒害不死姓柏克威士的！（他和亚麦斯都笑了。露易莎也不由得笑了。米妮忘乎所以地，仍在瞪着房子。）

米妮 我的老天爷！多么漂亮的一座房子！

萨斯 我答应爱梅士的，等你来他看他的时候，带你们来逛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里面来看孟南家的房子的。他们严禁闲人入内。

米妮 哎呀！他们一定很有钱！他们怎样发财的？

萨斯 艾斯拉赚了很多，在他以前，他的父亲，艾比·孟南承继了一些，并且在航运方面又赚了更多的钱，创办了西洋最快的航线。

米妮 艾斯拉是个将军，是不是？

萨斯 （骄傲地）是啦。他是格兰特的队伍里最能作战的一位！

米妮 他是个怎样的人？

萨斯 （夸张地）艾斯拉他可能干啦！人们以为他傲慢无情，因为他们对他们向来没有什么话说。可是那只不过是孟南家的派头罢了。两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这儿的大亨，他们可不让别人忘记

这个。

米妮 他既然那么有钱,怎么会加入军队的呢?

萨斯 噢,这次战争以前,他当过兵。他的爸爸叫他进了西点军校。他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升了少校。就是那一年艾比去世,于是艾斯拉离开军队,接管了这儿的航业。可是他做的事情可不就止那个。他还学过法律,当过法官。又搞政治,当过市长。战争爆发时,他是市长,但他立刻辞了职,又加入军队。现在他升了将军。噢,艾斯拉,他可能干得很呀!

亚麦斯 是呀。他真是咱们这个市镇上的一个人物。

露易莎 但是他的太太可就又当别论了。人们都恨她!她不像孟家的人。祖上是法国人和荷兰人,又漂亮又古怪。她的爸爸在纽约当医生,不过一定不是一个重要的人,因为当艾斯拉和她结婚的时候,她没带一点钱过来。

萨斯 (他的面孔变得阴森起来——严厉地)别去管她。我们不谈她。(于是突然改变话题)对了,我得去见见维妮。我从厨房里去。你们在这里等等。如果艾斯拉的老婆把你们当作擅自进来的闲人,要轰开你们,你们就告诉她我得到了维妮的允许,带你们进来参观的。(他从左边的屋角上转过去了。三个人愣头愣脑地四下张望,态度拘束而不自在。他们低声地谈着话。)

露易莎 萨斯把他的孟家老主人们夸赞得了不起。我忍不住拿艾斯拉的老婆来刺他一下。

亚麦斯 那不算什么。他一向恨她的。

露易莎 嘘!有人出来了。我们回到这边来吧!(他们挤到丁香花丛旁边的长凳后面,从叶丛望过去。前门开了,克莉斯丁·孟南走出来,来到台阶上方的门廊边上。露易莎戳戳她的表妹激动地低声说)就是她!(克莉斯丁·孟南是一个高高的动人的女人,有四十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些。她有一个美妙的肉感的身材,走动起来带着一种袅娜的

风度。她穿一件绿色的缎子衣裳，剪裁得很讲究并且很值钱，衬出她的鬈曲浓发的别致颜色来。她的头发一半是棕黄色，一半是金黄色，各自鲜明而又互相调和，她的面貌也不凡，与其说是美丽还不如说是俊俏。她的面孔使我们立刻得出一个奇异的印象，好像那不是活的肌肉，而是一具栩栩如生的苍白面具，只有两个深陷的暗绿色的眼睛是活动的。她的两条黑眉毛在她的高高的鼻子上方很醒目地连成一条直线。她的下巴很厚，她的嘴又大又肉感，下唇丰满，上唇弓形的细细一条，带一道汗毛影子。她站在那里倾听着，带着防御的姿态，就好像音乐中包含着某些使她感到威胁的意义。但立即又轻蔑地耸耸肩头，下了台阶，走向花园，走过了丁香花丛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亚麦斯和两个女人。）

米妮（低声惊讶地）哎呀！她俊俏得很哩，是不是？

露易莎 我觉得她过于好看了。

米妮 对啦。她脸上有种怪相。

亚麦斯 神秘相——就像她戴着一个面具似的。孟家的人的相貌就是那样的。他们全家都是，并且传给他们的妻子。你们没注意，萨斯因为跟了他们一生，也带上了那副相。他们不愿意人家猜出他们的秘密。

米妮（急不可待地）秘密？

露易莎 孟家的人们和别人一样有他们的秘密！而且是更糟糕的秘密。（把声音降低成为一种耳语——对她的丈夫）老阿比·孟南的弟弟戴维德因为娶了那个法国女看护，弄出麻烦事来，把这件事告诉米妮。

亚麦斯 嘘！住嘴，成不成？萨斯来了。（但是他很快地用低声对米妮说）那是老早以前的事儿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哩。我以后告诉你。（萨斯从屋子的左角转过来，走到他们中间。）

萨斯 那个黑厨子老叫我给他拿柴！人们还以为我是她的奴隶哩！那就是我们解放他们的报应。（于是轻快地）来吧，伙计们。我带你们看看桃树园，然后我们到花房去。我怎样也找

不到维妮。(他们正要走的时候,屋子的正门开了,莱维妮亚走出来,走到台阶上方,她妈妈原来站立的地方。她是二十三岁,但看上去老得多。她和她妈妈同样高,身体瘦削,平胸而有棱角,平常的黑色衣服更使她难看。她的动作僵硬,走动起来带着木然的四平八稳的军人姿态。她有一种平板的干燥的声音,并且说起话来有一种像军官下令的习惯。虽然有这些不同之处,但是人们立刻看出她的面貌很像她妈妈。她有着同样的棕黄的金黄的头发,同样的灰白色和深绿色的眼睛。两条黑眉毛在鼻子上方连成一条直线,同样肉感的嘴,同样厚的下巴。人们特别容易注意到她的面孔在静止状态中所呈现的同样奇异的面具似的印象。但是显然,莱维妮亚竭力强调她和她妈妈的不同之点。她把头发紧向后梳,好像要掩盖住天然的鬃曲,而且她的极端质朴的风貌上没有一丝女性的诱惑力。她的头和她妈妈的一般大小,但是放在她的瘦削的身体上,便显得太大太重。)

萨斯 (看见了她)她现在在那里咧。(他走向台阶——随后看见她没有注意到他们:她的态度上的某种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他止住,站在那里候着。她正望着右下方,注视着她的妈妈穿过花园走向花房。她的眼睛由于含着一种强烈的、严酷的仇恨显得冷漠而严厉。随后她妈妈显然是走进花房里去了,莱维妮亚转过头来,仍然没有看见萨斯和他的朋友们,她又望着左下方,乐队引起了她的注意,一阵微风传过来的乐声突然更洪亮起来。乐队仍在奏着《约翰·布朗的尸体》的曲子。莱维妮亚倾听着,就像她妈妈方才一样,但是她的反应和她妈妈的恰恰相反。她的眼睛闪着一种阴森的满意的光芒,她脸上表现着一种奇怪的复仇胜利的神情。)

露易莎 (赶快对米妮低声说)那就是莱维妮亚!

米妮 她的面孔很像她妈妈——有种怪样——但是她没有她妈妈漂亮。

萨斯 你们先到果树园去,伙计们。我就去。(他们从屋子的左角转过去,走了。他急忙走向莱维妮亚)喂,维妮,我有好消息报告你。电报局里的人说李将军这一次真的完了!他们就只等官方正

式宣布这个消息了。你可以相信你爸爸就要回家了！

莱维妮亚（阴森地）我希望如此。是时候了。

萨斯（对她锐利地一瞟——慢慢地）是喽。

莱维妮亚（转身对他，严厉地）萨斯，你这是什么意思？

萨斯（避开她的目光——模棱地）没有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莱维妮亚瞪着他。他避开他的目光——随后十分随便地）前天晚上和昨天一整天你到哪里去了？

莱维妮亚（惊）到海丝儿和彼得家里去了。

萨斯 是啦，汉娜是说你告诉她你到那里去的。那可就怪了——昨天我看见彼得，他问我你跑到哪儿去了。

莱维妮亚（又一惊——随即慢慢地说，好像承认他们之间有一种秘密谅解）萨斯，我到纽约去了。

萨斯 是啦。我想你是到那里去了。（于是深表同情地）维妮，你真辛苦呵。那真是一件可耻的事。

莱维妮亚（倔强起来——干脆地）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

萨斯（会意地点头）好吧，维妮。你随便说吧。（他顿一下——于是皱眉头迟疑了一时，脱口而出）近来我心里有一件事情想提醒你一下，这准和你担心的事有关系——就是说，如果我说得有点道理的话。

莱维妮亚（倔强地）我并不担心什么呀。（于是严厉地）提醒我？提醒我什么？

萨斯 也许没有什么——但是也许我是对的，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你就应该被提醒。这件事和卜兰特船长有关系。

莱维妮亚（又吃一惊，但保持她的语调的冷漠与镇定）他怎么样？

萨斯 有件事情，我以为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特别注意，因为——（他看见有人从走道上走来，于是匆忙地）彼得和海丝儿来了。我以后再告诉你，维妮。现在我反正没有工夫。那些人还在等

着我哩。

莱维妮亚 我就坐在这里，你过后来。（随后她的训练有素的冰冷
的面具突然一变——紧张地）噢，彼得和海丝儿这时来干什么呢！
我不想见什么人！（她预备走进屋去。）

萨斯 你进去。我会代你打发他们的。

莱维妮亚 （她自己镇静了一下——简短地）不，我见他们。（萨斯从屋
子的左角转回去。过了一时，彼得和海丝儿从左前方的走道上走来。
海丝儿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美丽而健康，有着黑色的头发和眼睛。她
的口眼娇小玲珑，但轮廓清晰。她有一张坚强的下巴和一张有力的微
笑的嘴。对于她的性格，一眼看去，就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印象——坦
白，天真，和蔼，善良——这一切都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镇定的。
她的哥哥彼得在性格上很像她——爽直，真诚而和气。他有二十二岁，
是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动作不大自然，说话有点犹豫。他的脸很宽而
又平凡，塌鼻子，棕色的鬃发，大嘴，漂亮的灰色眼睛。他穿着联军的炮
兵军官的制服。）

莱维妮亚 （带着勉强的殷勤）下午好，你们怎么样呀？（她和海丝儿接
吻，并且和彼得握手。）

海丝儿 噢，我们都好，可是，维妮，你怎么样，那倒是问题哩？好
像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似的！我希望，你没有生病吧！

莱维妮亚 哼——除非你把讨厌的伤风不当病。

彼得 啊呀，那太糟了！现在好清了吧？

莱维妮亚 是的——差不多好清了。坐下，好不好？（海丝儿坐在板
凳的左端，莱维妮亚坐在中间，靠着海丝儿。彼得小心翼翼地坐在右
边。他和莱维妮亚之间有个空子。）

海丝儿 彼得能够呆一会儿，如果你要他呆下的话，我只暂时进来
看看你有没有得到奥林的消息。

莱维妮亚 从你看的那封信之后没有消息。

海丝儿 可是那封信是很久以前的了！而且我有好几个月都没有

接过一封信。我猜他一定在什么地方碰上了另一位姑娘，把我撇了。（她勉强一笑，但是她的语音确带伤感。）

彼得 奥林不写信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从来就不好写信。

海丝儿 我知道，不过——维妮，你想他是受伤了吗？

莱维妮亚 当然不会，父亲会告诉我们的。

彼得 他一定会说的。海丝儿，不要傻里傻气了！（稍顿之后）奥林不久就该回来了。维妮，你自然听到了那个好消息？

海丝儿 彼得不用再回去了。那不是好得很吗？

彼得 我的伤治好了，我接到明天出发的命令，不过我猜他们会取消那个命令的。（嬉笑）我也不愿去假装要想重上前线的那种英雄！我受够了！

海丝儿 （激动地）噢，再见到奥林该多好啊。（随后，窘了，故作微笑，站起来吻吻莱维妮亚）好吧，我得走了。我必须会见艾弥利。再见，维妮。保重你自己，快点来看看我们。（瞟瞟她的哥哥，调皮地）对彼得温柔点，当他睡熟的时候，他是很好的。而且他有点什么话急于问你哩！

彼得 （异常之窘）该死！（海丝儿大笑，向左前方的车道上走去。彼得窘促不安，眼睛看着地。莱维妮亚注视着他。自从海丝儿打趣之后，她便显然地深自敛抑，采取了守势。最后，彼得抬起头来，尴尬地脱口说出）奥林不写信，海丝儿觉得很难过。你以为他确实——爱她吗？

莱维妮亚 （变得古板起来——粗率地）关于恋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知道！（强烈地）我恨恋爱！

彼得 （被这种话压倒了，但鼓着勇气企图去开玩笑）噫，那么，如果你的心情是那样，我想我还是不问的好！今天我曾下了决心要问你一点事情。

莱维妮亚 就是一年以前，你请假来家时要问我的，是不是？

彼得 你说过等到仗打完了的时候。好啦，现在仗打完了。

莱维妮亚（慢慢地）彼得，我不能和任何人结婚。我必须呆在家里。父亲需要我。

彼得 他有你母亲。

莱维妮亚（斩钉截铁地）他更需要我！（一顿，随后，她怜悯地转过身来，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对不起，彼得。

彼得（粗声地）噢，没有什么。

莱维妮亚 我知道那是小说里面的姑娘常说的话，不过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兄弟一般地爱着，彼得。我怎样也不愿意失去像你这样的一个兄弟。我们——你和奥林和海丝儿和我，从小时，从开始在一块儿游戏的时候起，就像那样。所以不要让这种事情成为我们之间的隔膜。

彼得 当然不会。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固执地）而且我并不放弃我的希望，除非你到时候改变了你的主意。那就是说，除非因为你爱了别的什么人——

莱维妮亚（抽回她的手）不要傻里傻气，彼得！

彼得 可是这位老来拜访的神秘的船长是怎么回事？

莱维妮亚（生气地）你以为我关心那个——那个——

彼得 别生气。我只不过说，人们说他在向你求婚。

莱维妮亚 人们说的多哩！

彼得 那么你不——关心他吗？

莱维妮亚（强烈地）我厌烦见他！

彼得 噫！我高兴听见你说那种话，维妮，我害怕——我以为姑娘们全都欢喜他哩。他是那么一个风流俊俏的家伙。看去不像一个船长，倒是更像一个赌棍或者一个诗人。在他走出你的大门时，我见过他一面——我想那就是上次他在这里的时候。也滑稽得很。他使我想起一个什么人来。可是我又指不出那是谁来。

莱维妮亚（吃惊、不安地膘着他）一准不是这方面左右的人。他是西部的人。外公碰巧在纽约遇见了他，对他发生了好感，妈妈又是在外公家遇见他的。

彼得 维妮，到底他是什么人？

莱维妮亚 不管你怎样想，关于他这个人，我知道得并不多。噢，他的确跟我说过他的身世，表示他自己是个风流人物，可是我并没有十分留心。年轻的时候就漂海，并且在加利福尼亚淘过金子。他曾走遍全世界——一度在南海的一个岛上住过，据他说。

彼得（粗鲁地）如果你听信他的话，好像他有过不少浪漫的经历似的。

莱维妮亚（痛苦地）浪漫就是他的生意！（随即激动地）不过我不愿再谈起他。（她站起来走向右边去遮掩她的激动，背对着彼得。）

彼得（嬉笑）我也不愿意谈起他。我可以想出更有趣味的话题来。（克莉斯丁·孟南从左边房屋和紫丁香花丛之间出现。她拿着一大束花。莱维妮亚觉得她来了，转过身来。母亲和女儿互相注视了一会儿。她们的紧张的态度中明显地透露了她们的酷烈的敌视。可是克莉斯丁很快地恢复了常态，她的神情带着蔑视的傲慢。）

克莉斯丁 呵，原来你在这里！（于是她看见了彼得，她的出现显然使他受了窘）唉，下午好呀，彼得，起初我没看见你。

彼得 下午好，孟南太太。我正打从这里经过，顺便进来看一下。维妮，我想现在我得走了。

莱维妮亚（显然急于要把他打发开，很快地）好吧。再见，彼得。

彼得 再见。再见，孟南太太。

克莉斯丁 再见，彼得。（他从左边的车道下去，克莉斯丁走向前来）我得说你对待你的情人未免太粗鲁一点。（莱维妮亚没回答。克莉斯丁继续说下去，冷冷地）我正在想什么时候去见你哩。昨天晚上

上我从纽约回来的时候,你好像睡下了。

莱维妮亚 我是睡下了。

克莉斯丁 平常你总看书看得很迟才睡的。我试着去打你的门——可是你把你自己倒锁在屋里。我相信你把你自己整天锁在屋里的时候,就是故意躲避我。可是安尼告诉我说你头疼。(在她说话的时候,她径直向莱维妮亚走去,现在她一伸手就可以碰到莱维妮亚了。当她们站在那里的時候,她们的面貌的酷似是非常触目的。克莉斯丁冷冷地瞪着莱维妮亚,可是从她的姿势下面,一个人可以感到一种不安的警惕)你头疼吗?

莱维妮亚 不。我自己想安静一下——想想许多事情。

克莉斯丁 什么事情,可以问问吗?(随后,好像她害怕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似的,她突然改变了话题)我看见有些人在园子里走来走去,那些人是什么人?

莱维妮亚 萨斯的一些朋友。

克莉斯丁 就是因为他们认识那个懒惰的老酒鬼,难道认识他就有擅自进来的权利啦?

莱维妮亚 是我答应萨斯领他们逛逛的。

克莉斯丁 你不跟我商量就自行做主,你又从什么时候起得到这种权利的?

莱维妮亚 可是萨斯问我的时候,我没法和你商量呀,你已经到纽约——(她顿了一下——随即用眼睛盯着她的母亲,慢慢地加上)去看外公去了。他好了一点吗?过去这一年,他好像病得很厉害似的。

克莉斯丁 (不经意地,避开她的目光)是的,他现在是好多了。他希望不久又能够去瞧看他的病人。(好像急于要改变她的话题,看着她拿的花)这些是我刚才到花房里去摘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一座坟墓需要一点鲜艳的色彩。(她朝着屋子嘲讽地点着头)我每